

陳眉公訂正韓仙傳

唐瑤華帝君韓若雲自撰

明繡水後學

陳臯謨
陳上選 全校

予大周之韓原人始氏以國秦楚迸滅後有叔
通子者奔武城遂姓韓氏因契夙器遊於海東
足成仙聖枝蔓蘿蒂牽連不已漢之東西晉之
前後史譜已載高宗永徽四年癸丑先祖曰仲

卿者刺史江南人受德濟遂家於鄧州之南陽
松水焉玄宗天寶壬午九月先父生有異質既
長以弄著各諱曰愍尋改曰會應代宗廣德元
年癸卯鄉舉大曆二年丁未秋仲卿祖薨先父
盡大禮視掩於匡廬之五老峯下卜者曰得此
者位極人臣二十年後有仙者出先父與姑子
蕭存築舍於西林寺守墓焉蕭存歷官至郎中
惡裴延齡不仕歸養於茲明年戊申上元繼母

賀氏生叔愈五年庚戌叔三歲而賀母死先父
拊之先父歷官起居舍人十二年丁巳五月先
父坐元載貶嶺表既歸南陽叔日記數百言通
六經百學建中四年癸亥朱泚亂先父携叔奔
遷韶嶺先父爲人善清言有文章高世江南宣
城有別業先父亦就居八月有詔徵先父以衰
頹不可就因二辭遂爲訕謗不用及韶嶺兵尅
復歸苦勵叔以讀興元元年甲子登薦時叔年

十八也貞元元年乙丑謂叔曰吾蚤失怙恃吾母清河崔氏亦卒汝母生汝卽捐而幸成大人矣我年過半所不盡恨者汝嫂呂氏之不嗣也天欲何爲言已淚下叔曰弟所得生兄之育也弟之成人兄之教也弟立身過望兄德勝天矣德必厚福况垂世乎兄其毋憂先父稍解七月爲叔娶扶風之竇女焉先父禱於嶽神之西夢曰虎榜中鄉闈庭分桂一枝最憐雙遂後賓鴈

各于飛明年丙寅三月七日甲寅之辰而吾媼竇氏忽見丹鶴飛入中庭先父亦見隨入方舍絕無影迹六月乙未七日庚申之酉而予生時也天垂吾異地應百祥鄉里有見老鶴翔空者先父以鶴爲名謂叔曰昔卜吾父五老塋地者開府子儀郭公也謂我有仙者出丁未迄今二十載合其讖矣叔曰異教也神仙杳茫兄何獨取乎吾聞周孔正世餘不復知矣未聞以黃老

之無君父者可以定天下也第每不深恨此輩
他日有望必人其人火其書明道以導盡去其
教而後已先父嘿然初蒼梧之野賓龍峯西北
有洞曰皇老東華李公西城王公相傳道忽合
惺神丹予以太素稟質太易賦性太極會形冲
冲冥冥莫可先悟遂托形於胎仙氏時東漢之
明帝永平庚申中秋也西晉惠帝元康九年己
未予生二百有四嘘吸踵固輕翮虛靜故獲遠

考龍沙起運有仙者迭出予以皇老洞遇李王
二翁在焉予翱翔空際倏忽漢落穿雲漠舞松
風上下於紫翠之間是夕七夕也月影垂鈎織
星半渡電光羅動於銀津間人籟窸窣寒光拂
拂露含山草猿抱枯藤二翁對酌童子捧符一
童進朱橘嚼酒談及妙旨畧曰人稟先天溺
於後天雖一草一木莫不皆然但能回神於外
明定神於內官馳神於空窟知神之舍返神之

遊則天地之精華可收吾神之妙用亦能沉潛以和對谷以應明而靈靈而神神而至神而又至於身外飛神則得仙矣西城曰所以謂其能明能靈者何翁曰人物最關性命者神也生虛則爲氣生濕則爲精生夢則爲魂生形則爲魄生想則爲意至於肌膚四大莫不曰神而感也於此上安身天地之自然聖神之造化自得矣談至東方欲白天景漸收啓明高可丈許予聞

之心竅洞明長喚數聲翁不覺失聲曰是兒悟矣悟矣予得領微旨卽以神神之道治於洞口仙翁去矣香風聞聞瀑布乍響洞烟裊裊梅魂如恍予饑茹渴吸自擔清賞時有蒼猿公玄元丈人寓焉遂爲誓好然山姿峯岌雲深樹合雖老樵孰獵無能見者唐貞元之元乙丑又四百八十六年矣

上帝若曰延康立極赤明開圖仙當用薦厥補

神都用敕汝無量大通神霄仙卿呂巖遍訪塵寰超凌上品以佐

太上無爲元元至化惟卿勿怠如勅恪行

純陽翁遂飛歷八都無地不涉忽一日憇於蒼梧之陽予已洞識矣予更各氷壺老人與玄元丈人共謁焉翁固知之僞問曰子何人耶予口致詞曰山林老隱端悟性宗幸值三生何逢仙聖雖飲松流啖雲實獨甘恬苦願剖氷壺開玉

藏發我盲聾是爲野人之至望翁笑曰子野則野矣人或未然姑試子遂示詩曰兩口談玄弁是虛山高下品亦非居洞前縱有千年計濱海蓬萊總不如其意諭以蒼梧雖美塊中耳不若蓬萊之能久居而其中微示以呂富洞賓字意猿初不悟也遂輕之予跪進曰公非純陽呂翁耶翁曰子言是也可敕遂以鉄丸三枚命曰二子服之可立死而化於人道予將度汝爲仙猿

韓仙傳
畏拒之予欣授而次第吞之但覺神凌至虛翁
乘之而起猿哀號不已予再瀆之翁曰子仙緣
猶隔一世耳托質於人吾當再度汝矣飄飄而
上越東海入方丈之顛見東華翁曰美則美矣
恨毛團耳可更其身當躋上域遂命翁送之翁
領予神逕抵唐國之松水投予於呂母之懷囑
予曰汝勿言吾來視汝遂降生焉蓋吾母乃翁
之從孫也未幾先父與叔棲扶風賓館次年丁

卯苦疫先父卒於八月十二死經時復起索書
囑叔曰賀母生伊亦此時我於此上獨堅持今
朝長嘆歸平數維汝憐孤立我兒叔曰分內事
也允何憂耶視弟爲不義耶遂嚙指爲誓先父
揮淚而逝時人有議叔傷遺體者叔曰不然兄
何瞑安耶聞者皆嘆服叔慟毀將絕親隣百計
慰問遂上山陽野雲葬焉蓋以匡廬之遠故也
叔侍先母以母道晨夕問寢先母頗識字句亦

嘗勸學貞元五年己巳先母亦歿時予年四歲
淑儀慈色尚可記十之二予抱負宿興皆委於
叔也八年予七歲矣然猶記翁不言之囑終不
呼一字叔不悅曰是兒痴物也寧馨耶芻靈耶
何日得精爽耶強笑而負之遂爽爲小字十年
甲戌叔舉進士歸予喜失聲曰叔歸矣予叔母
趨視果然與叔大以爲樂是夜恍忽膏朦次辰
遂瘖不能出一聲但哭咷而已叔求之百計莫

可瘳午陰正庭忽有道人黃裳紫冠來謁謂能
發我聲蓋呂翁也叔喜極予與視翁笑曰而忘
予勿言之訓耶予不覺律管發輝答曰有罪有
罪遂爲予名曰可名湘可字清夫他日當爲我
方外弟子叔大誕之叱之出予遂能言次年乙
亥叔譏陽城作爭臣論拜御史大夫十四年戊
寅大夫孟東野張籍叔友也媒於東閣學士林
圭國甫之女於予而娶之女善談詠小字蘆芳

予年少不喜女容近之則自赧終不一與予十
三歲矣叔日以經史爲訓予頗敏擇穎上先生
師焉先生死予舍於家叔親教之四月十四壬
申呂翁變名宦無上謁叔談及羣書百家無不
熟獵叔延三宿大以爲竒遂命館側予師之旣
居晝則訓予修身治國之道夜則授予內鍊童
真之道予深信之翁曰修身可人爵而老死迷
真修真可登仙而長生不朽二者不可並學子

欲何擇予曰貴不可久仙願學焉翁喜而教之
然蒼梧之事予皆忘矣未幾爲叔宴集時堦下
有匠者用銅錢汁補鐵甕者時翰林虞公命予
對曰銅鏹補鐵甕予對曰鉛汞合金丹座上皆
詫叔曰汝何以知之予曰師教之也言未已侍
兒進曰宮先生夜夜教公子以神仙之事叔愈
怒撻予索翁責之曰吾兒儒外之習吾不之講
始吾以汝爲高士也禮之汝敢以惑世誣民之

事以搖其心耶速去勿致辱耳翁笑而去囑予曰子能憶昔蒼梧之苦當來終南之碧雲峯求我去此三百里子不惜則一大失矣予日夜慕之甚於父母中宵予亦遁叔嚙泣大索三月不能得予道經鄜南峯老嫗一宿嫗惑予以美女予力却之彼策杖而逼予終不伏天曉則茅屋嫗女皆不見予始去蓋翁一試也又過太白嶺下是時聞有虛言叔覓官追者不敢晝行是夜

月明當空忽見前林密處燈火交遞予趨進則白骨叢雜有一厲鬼執予曰子非韓爽乎予跪曰是也鬼曰子父母得汝而亡子叔俯汝而生恨不汝撐天破浪以光世代子欲逃何地耶汝不肖子也予得而食之予曰我所以逃者宮僊人之教也鬼曰宮僊人妖士也汝聽其惑汝父令我先食之矣予曰宮仙人教我以善旣死我已捨心事彼我亦當死以求見耳請食之鬼曰

汝歸去吾或可恕予曰有死不歸言已鬼曰吾去喚同輩來當分食汝言已不見予奔蓋翁二試也入長樂坡道見一布裹予開視之烹羊蹄一具酒一壺時予甚饑思必有主坐守之少焉一婢遠哭而來予還之拜謝而去卽不見蓋翁三試也轉沙溝界予餒甚坐石下有二夫逐豕見予曰子爲我守此豕片時我有遺豕往尋之復遺予以熟食予飼而飽二夫去中餉不至有

一虎自叢莽中出欲搏豕予曰受人之托而爲汝搏是不忠也願自代因納豕於蒿刺中而身當之虎回首大吼遂入崑穴莫知所之少焉二夫長笑而來牽豕而去蓋翁四試也予前不十里路岐甚岔有農夫罔以逆路不覺迺至扶風柳林有丐者深酌酒極醉當於要路詈罵千百以至萬計予不敢答索予錢予罄囊與之又索米予止二升一合並與之方稍解而去蓋翁五

試也既達終南界問碧雲峰於樵人時一羸樵甚醜答予曰子欲訪誰耶予曰宮先生耳曰宮先生吾故識也始以美名重世人皆畏之既而久居犬彘不爲也因淫盜無常人不與食今將死矣子訪何益彼不死吾輩欲執於官以誅耳子勿貽池魚之禍速去之予曰予此來欲見後可雖有禍願爲之死彼曰子非智士也去去去彼可於紅樹下秦中求之言已而去數步復回

顧予曰惜哉此子送命九泉也予雖信之心終不退進山壑極險攀緣而上蓋翁六試也已而挽烟蘿步劔石迴紘苔草涉歷蒲蘆雖狼窮虎止之地無不經涉果見盤陰之下有紅樹焉蓋老楓也下得一破茅舍遠睨烟火微出予手分刺棘而入則破壁敗爐藤榻石枕先生弱瘦不可目視雙眸不開釜有殘豆羹案有破書半卷視之命書也先生狂呼大哭不省人故予再三

喚之先生曰汝鬼耶取我耶予拜泣曰弟子湘也自先生教我而來如忘父母今日帶月披霜未避險夷求見先生以復昔約先生何外我耶先生曰我記之矣我先以文學有罪於世而逃既而衣食不給復肆張於汝叔而復以妄言誘汝以至今日老天使我受此苦者正此報也子可回勿悞青芳光景也我頭下有金二餅可供歸費子歸可薦我於九泉下况此地虎狼交雜

蛇虺出入雖一薪一汲必逢百度子不可久予曰弟子此遇心方得已雖虎蛇食啖甘苦不辭先生昔爲我師今日既見先生困憊而離禽獸不爲也願以死同先生泣曰子今日好心矣我死何以報之予曰先生但安心以自保耳三日後先生謂予曰我思泉水子往求之予遂去山壑之下群草交翠密封湍流予方就汲忽一蛇長計丈許盤旋張口如箕欲相啖狀予跪祝曰

人世萬物必有靈識我師得罪天地以致疾疚
思飲甘泉命之於我我以委身師事敢不忠罄
子旣我傷將賜我水以周師急我必返身任汝
啖也言已蛇蜿蜒數折草蔓皆伏威聲如風灌
耳而去蓋翁七試也得水而歸先生飲之遽起
而大笑曰子非下品人也吾非宮無上也宮字
無上呂也吾初唐之洞賓也七度試子皆合天
格子可教矣遂引予出舍不二里山景異常指

一峯巒曰此碧雲峯也一喝而白壁開曳予
卽如王宮帝闕金紫交映彤碧混合如白晝焉
少焉二童曰翁待師久矣携入大殿下一翁居
上環目方面高冠坐首先生曰此東華李公也
吾昔年事汝知否予都不悟先生命再拜東華
翁曰可取飲飲之少頃童進醴予飲之肌骨皆
寒先二世事無不記憶方再拜曰一迷不覺十
四載矣翁笑而納之時貞元十五年八月中秋

也予年十有四翁復引予謁雲房鍾離翁西城
王翁火龍鄭翁而授予以道越一百二十有四
日而成道予謁上帝帝曰子來授汝開元演法
大闡教化普濟仙卿予謝而退遊蓬島但見琳
宮貝闕天影彩霞自然吟咏仙侶徘徊誠所謂
試向崑崙巔上望十二樓臺無處尋也三十日
復召謂曰卿叔韓愈乃吾仙甫冲和後身也微
過謫世子何不往度乎予遂領旨而下則山川

變態人物流移恍然腥塵中耳永貞元年乙酉
因叔光十四年言旱譏罪於德宗黜爲山陽令
次年取歸經湖南遊衡山宿二日雲房純陽翁
更爲二道士勸叔曰人世轉丸命數飛燕光陰
不可得美官不可久公胡不相將猿鶴久世以
長生耶叔叱之曰何物妖士敢興蠱語二翁遁
之元和五年進官河南方西令轉國子博士十
年乙未叔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十二年丁酉憲

宗正旦朝賀留宰相裴度妻父林圭及叔宴之
問曰今歲豐儉若何叔失對曰儉上曰何以知
之叔曰去冬無雪故知儉上曰可禱乎叔曰人
主至誠熒惑失度尚徒之况雪乎時諷諫耳不
意憲宗出旨遂的限於叔三日精禱致雪叔大
惶措予喜曰叔可度矣時高第百餘日肆雌黃
老氏之教言必深惡予遂出榜擔頭曰賣風雲
雨雪市夫訝予妄報於叔叔收予予已異形叔

不能識詰之曰上以年歉預禱雪以示豐汝何
人耶敢言慢乎敢曰賣乎予鼓掌胡盧而笑曰
人以爲難吾身中先天坎離太極混合乾坤尚
可顛倒况後天之雨雪乎叔曰汝可祈則爲我
試予曰諾索酒大醉遂登壇半日駿雲漫野寒
氣侵骨天光一合六出立降深可尺許裴張諸
公大以爲異叔謬曰人君至誠人臣至專所爲
耳豈一道士之力耶衆皆不服其論予大笑而

退是日拜刑部侍郎宴賀予謁之始也善待既而接待中微語勸以急流之說叔果大怒而斥之予曰神仙有變化之妙公不可爲泛叔曰汝能盡一杯之酒能寘諸公醉耶予曰甚易耳公當隨我叔曰汝爲之予遂取所佩葫蘆徑可一寸高可寸許盛酒半杯卽滿因而遍席勸之凡三十人各記三十巡中宵不竭衆皆駭叔曰此民間漏酒法也叔復曰汝可召二妓飲舞乎予

曰亦易予面空召之仙妓立降衆又異叔曰幻術也叔曰可召鶴乎予卽召鶴下舞羣化爲羊口出歌賦其中無過勸叔之修省也叔皆以爲幻予大言曰公欲爲天子耶貴極人臣尚不知遺禍而早退一旦誅貶風塵千里凍餒而死妻子榮祿可復得耶叔大怒叱予出次日復謁則已重門鎖鐸不可入矣予飛空而入至中窗而下衆皆驚叔曰何來予曰上壽耳叔曰何貺予

曰金蓮耳遂索火一缶予投以丹少頃蓮花大發高可三尺碧盤寶華靡不一具中一葉自然成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叔視之曰此何語也予曰公遭誅竄可當驗之叔大忌之執予供予立書曰供狀列仙年甲不具生於松水長入蓬萊三台護生五炁全體身朝元始出入雲衢恭東華為主歸鍾呂爲師丹藥度羣黎跨鶴遊海島因愈叔遭險命入刑囚暫

假下瑤池拔救來鄉貫一報鞠育二謁祖宗今承供審大羅天甫開元演法大闡教化普濟仙卿松水昌黎郡仲卿嫡孫清夫謹狀叔再三視之不覺淚下予遂示以原形叔大哭曰子何風顛如是耶吾慕汝念汝如月碎中心子何忍心耶予曰姪上朝天帝今爲仙宰思叔之德慮叔之難特相援耳叔曰汝勿妄言旣而見竇毋則蒼顏矣而予妻尚枉予不之顧諸公爲之大慶

一日叔誤時上元也予捧蟠桃一枚爲壽衆爲
奇遇叔曰此冬桃耳善藏者能留之何異予知
不可度呈以詩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寶
鼎藏金虎元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三尺斬妖
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如效此同往
翫仙葩叔曰子去家二十年尚荒涼貧窶如是
而更復誘我耶百討論之終不就予留詩於壁
曰我欲隨公去千言固不從藍關雪深處來歲

更相逢叔覽之揮泣而罷十三年戊戌叔進吏
部侍郎時鳳翔寺塔有佛指骨放光上遣中使
迎之叔面諍之上不聽罷朝次年骨至上留禁
中二月送諸寺人皆大惑叔表諫數百言陳梁
武故事上怒收欲誅之宰相裴度崔群林圭爲
言乃貶潮之刺史叔別家往官經藍關秦嶺正
值大雪馬憊於道從者二人皆遁去叔獨無倚
待死而已予冒雪見之叔號呼百狀悲喜交集

始曰子先言誠有驗矣予迷耳遂成完詩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朝除弊政豈知衰朽喪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予勸曰叔今上不得於君王中致離於祖禰下不及於妻子近有類於千金軀正此可隨姪以效長生耳叔曰君命謫潮予當匍匐事命力不足死亦理順而欲我隨遁是逐君怒逐君怒是不忠

縱仙可學安可成乎予有死而已汝勿言况君限有罪於家汝嬪母置何地耶予囊有糒可旬日待雪霽乞諸郵驛耳予感其忠請命於

帝帝曰卿當隨事可緩化之予得旨遂謂叔曰可携姪往乎叔曰此過望也越七日過嶺予爲之買蹇僕而行逾月入潮訟政之間予有神識叔得振威二廣溪有鱷魚食人及畜叔作文以祭予勅神殺之懸首以示民大奇叔方知敬於

予也予日以勇退爲勸叔曰吾但得歸見宗祖
卽當隨侍任所之耳予曰不然姪之來者報叔
舊德也方今吾叔窮極叔尚不知從他日歸有
妻子之私何言及此叔曰予負今日語天當殛
誅雖今日之潮陽亦不可得予信之不更瑣常
教之導引禦瘴復教之守神叔從之穆宗立長
慶元年辛丑徙叔於袁州予隨去時袁有盜群
百哨於山林害占二縣民奔之予議叔收叔失

策予曰易也予雪夜獨騎仗劔入巢際賊遙見
大懼予命神吏縛之首者三人餘皆縱其散遁
救民萬計叔得功觀察王公表之二年召歸叔
過匡廬之五老峯謁祖墓經蕭存舊址存初與
先父共廬於茲字伯誠隱此而死叔少爲所俯
存有子蚤死移女蕭小貞出家爲尼於西林菴
叔訪之號泗終日勸其復俗終不就因遺金貳
拾兩於家立其孫凌漢焉叔見小貞之操題其

壁曰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今日
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洒烟霞予進曰此女可
度之叔曰能乎予遂贈藥一粒曰汝孝敬可重
吾叔吾父汝父所愛吾固報汝以此也女再拜
而退是夕服之神思精爽見寺神謂曰韓相公
姪非人也見位天仙也汝可師之次辰女羅地
而告曰妾父之死妾獨捐生欲報至恩故假於
釋今者吾師大仙也願度頑形願補陋濁予愍

之遂以丹餌之是夕化叔泣而瘞之予因送於
龜臺金母易名瓊瓊侍衛以長生焉朝見拜國
子祭酒叔已皓首矣始見家族予妻已卒於元
和十五庚子矣叔二子源滾滾死明年勸之叔
曰神僊可唾手於功名乎予曰何難叔曰子欲
我從遊但能取進士予傾服之予曰諾叔遂薦
予於太學明年甲辰予以天馬長門泰階三賦
登栢耆榜列名十二予不仕詭以風症上疏辭

曰臣以猥木得薦天匠危棟旣倅疲癯忽作思
輔神綏永膺台化天命止在空苦微軀臣松水
有尺壑可保勞頓乞恩歸祿以藏筋骨無任感
躍上宣旨曰卿以雋英作朕高柱艾年微困何
致重辭命諸方藥以瘳肺腑卿其尚忠勉進針
石是爲朕快醫工來治予示以死脉果復命上
遂允歸叔始誠信五月拜吏部侍郎得復舊爵
時蒼梧之玄元丈人已生於霸陵西村朱氏年

三十呂翁遊五臺來爲貧道者乞食於家朱氏
各拾得敬之飲餘翁命之飲遂啜之翁復以劍
囊寄之出舍遺金二餅彼遂封之翁至而還翁
領之過澧水悞墜劍於深波命取之彼卽捨生
以赴未及中流而劍自浮隨新豐翁醉甚逐之
跪而不去旣而引劍欲殺之亦不去并無逆色
翁方解翁過涇水道見一乞兒索食翁撻之卽
死尋又一丐者來見之卽曳翁以償翁不辭謂

拾得曰子可歸吾就死矣彼豪哭曰撻之者我也汝何以誣我師耶遂拔劍自刎翁大喝一聲二乞兒俱不見謂曰子可殺遂相持而來京師之長安門見予曰子何久於風塵耶予曰盡在三日翁曰是兒汝友也當於藍關可並度之予諾翁去留拾得於藍關之九曲溪洞曰子待七日子師至矣予歸是夜下元寒魄穿櫺燈清籟靜紙帳梅花槐風竹戛清入兩耳時有孤鶴倚

苔斷琴在壁與叔寢於書屋再諭之曰上帝以叔仙根道骨昔者命姪往度叔堅不從故有大患今叔大事已矣潮陽叔之親誓又完矣何不去之叔曰仙人不常見吾老死於鄉黨足矣吾恐朽骨不可長修衰氣不可壽世弃於山野死無名也姪有至諒幸爲我思予曰姪隨叔有年叔猶不知耶姪之大道可以窮桑田朽山嶽竭海源雖日月更變不致敗此身也叔如不學恐

軼傳
貽譴於天天必加誅又豈憲宗之法耶叔曰易則易矣何物色可隱去耶予遂以竹杖化叔之形了無一缺死卧於席叔遂隨遁予餌以飛舉之藥風騰於藍關之巔安之仙景相與拾得爲友而復命於帝帝曰卿可度之予歸詭號雙目爲叔之師予問曰汝思家耶叔曰已脫業舍委身大道復何思耶予又曰思汝姪耶叔曰聽命在師思彼何益予遂授以至道百日而神識洞

達始有冲和之悟時長慶四年甲辰冬十一月也叔年五十有七予年三十有九其家見其死源第尚幼門人李漢隴西人也葬叔屍假於鄉土愍其忠祿其子源追贈禮部尚書昌黎伯謚曰文予方蛻其舍於終南飛其神於衡嶽之眇上詔之始入太清而拾得道亦就隨去 帝曰予功成矣向何迷耶不贅叔於上仙列遣予送於崑崙爲使焉叔方大悔予復奏舉祖考皆允

車伯作

取予之父母前七代予後一代皆附以太陰鍊
形之妙皆入崑崙予相繼送之而去拾得命爲
神霄仙伯焉

五

